



山
六
孙幼军
SUN YOUJUN
+作品+

怪老头儿

《GUAI LAO TOU ER》

孙幼军 幽默经典

第四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首奖、
第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

南京大学出版社



怪老头儿

← GUAI LAO TOU ER →

主编：徐鲁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怪老头儿 / 孙幼军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
(九色鹿·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 / 徐鲁主编)
ISBN 978-7-305-19426-9

I. ①怪… II. ①孙…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8138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项目人 石磊
项目统筹 嘉良传媒

丛 书 名 九色鹿·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
书 名 怪老头儿
著 者 孙幼军
封面绘图 毛虫
内文绘图 青拾壹
责任编辑 张倩倩 宋冬昱
责任校对 关鹏飞
终审终校 黄睿
装帧设计 智慧树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4 字数 121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9426-9
定 价 28.00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徐 鲁

江南三月，细密的雨声中，传递着温煦的杏花香气。这时候，应和着天边隐隐滚过的隆隆雷声，青青的楠竹林里也迎来了生机勃勃的爆笋时节。竹林爆笋，那真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生命景象！经过了漫长的冬天的默默积蓄，泥土下的幼笋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破土而出的力量。伴随着淅沥的春雨，迎着和煦的南风，应和着隆隆的春雷的呼唤，一株株粗壮的幼笋，仿佛在瞬间爆发出了一股伟力，奋力拱开了在泥土和腐叶下纠结交错的竹鞭，甚至哗的一声就顶开了压在地面上的巨大的顽石。像鸡雏顶破蛋壳，像幼蝉冲破蝉蜕，那一株株幼笋，是一种静谧的、绿色的生命力的爆发。它们从厚积的枯叶和泥土下脱颖而出，那一瞬间，它们似乎只有一个念头、一个

目标：冲破束缚自己的箬壳，扩展开翅羽状的枝叶，向上，向上，再向上！这似乎已经不是生长在生长，分明更像是在飞翔……

——这是我刚刚写完的一篇散文中的一节。漫步在江南早春时节青青的楠竹林里，我也想到了我们的儿童文学。我甚至觉得，目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生态环境，与这春天的楠竹林里生机勃勃的景象颇为相似。各种出版与传播通道的拓展与打开，给儿童文学作家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只要你拥有生长的梦想和力量，这片土壤以及土壤之上的空气、雨水、微风和阳光，就是属于你的，属于每一株绿色生命的，正如白桦先生那句名诗所歌咏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

然而，创作上的空前活跃与繁盛，也使儿童文学的编辑和出版者们面临着新的考验。丰富的资源就像大自然里的春天，摆在人人面前，读者真正需求的是什么，也许只有少数细心的人才能知悉，而如何把最好的书送到最热爱它的读者手中，却永远是一个秘密。

“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把诗人郑愁予这句诗中的“诗人”二字换成“编辑”，其实也很恰当。最好的编辑出版人，不也是黄昏时分的点灯人，为在暗夜中行路的读者挂

起温暖和明亮的灯盏，照耀着他们回家的小路吗？而且，面对着如此繁盛和泥沙俱下的创作资源，一个优秀的编辑出版人，必须具有披沙拣金的耐心、采铜铸鼎的本事和撒豆成兵的艺术。

眉睫君和游安良君，是近几年在少儿出版界纵横驰骋的两匹“黑马”，两个人都很年轻，富有开创和进取的力量与信心。前者的强项在编辑和学术，后者的强项在出版和发行。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与童书出版界结缘并历练了不短的时间，对童书出版拥有热爱和敬畏的情怀，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智慧和资源。我相信，这样两股力量与智慧合在一起，必将为当下的童书出版带来一些新的作为。那么，这一套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作家们的代表作选本丛书，算是他们的“东风第一枝”，是第一次的“竹林爆笋”。

首先，从这套书的作者阵容看，无疑是一份极其华丽的名单。当下活跃在儿童文学界的老中青四代作家、读者们耳熟能详的名字，皆在其中，如任溶溶、葛翠琳、孙幼军、金波、任大星、张秋生、曹文轩、彭懿、黄蓓佳、刘先平、冰波、汤素兰、殷健灵……

其次，从这套书的书目来看，几乎每位作家都拿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获奖作品，或是作家们自己偏爱和看重的个性作品，用“名

篇荟萃”来形容，实不为过。如《小布头奇遇记》《怪老头儿》《妖湖传说》《会唱歌的画像》《甜橙树》《野妹子》《我要做好孩子》《窗下的树皮小屋》《小巴掌童话》《中国孩子的梦》《临时老爸》……

第三，这套书在编选上，另有一个别出心裁的做法是，以作家最优秀的代表作品为基准，不拘泥于篇幅的长短和体裁的异同。有的作家的长篇作品也只是节选其最精华的章节，而给另一些中短篇杰作留出容纳的篇幅。有的作家在不同体裁形式里都有自己优秀的作品，则予以兼顾，尽可能在一本书中呈现出这位作家完整的创作风采。这种编选方法，在编辑艺术上的“含金量”最高，也最能体现编辑和出版者的眼光和功力，当然，编辑投入的心思也最多。

在这里，我想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出版过的一本《普希金作品选》（戈宝权译），就是这样编选的，长篇节选、中短篇、诗歌、散文和小说，都在其中。直至今日，这本书仍然是我阅读普希金的一个“宝典”般的选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也编辑出版过一套方形开本的儿童文学名家作品选本，有《叶圣陶作品选》《冰心作品选》《张天翼作品选》《柯岩作品选》《管桦作品选》《葛翠琳作品选》《孙幼军作品选》

《袁鹰作品选》，等等。这些选本也是采用了这种长短不拘、体裁不一，只以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为基准的编法。所以，这套书三十多年来也一直为我所珍爱。老一辈的编辑出版家其实早就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范本，可惜的是，今天愿意这么去效仿的编辑越来越少了。很多编辑是怎么省事、怎么简单怎么来，以至于许多作家最终被“选来选去”的，浮在大家眼前的全是那么一两篇作品，好像这位作家就只写过这么一两篇作品似的。

儿童文学事业，无论是创作、编辑、出版、传播，都应该是纯净、精美、细致和仁爱的。这是天使和圣母般的事业。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是真善美的文学。冰心老人生前曾告诫我们：从事儿童文学事业，必须拥有一颗“慈母的心”。由叶圣陶、冰心、陈伯吹那一代儿童文学先驱所创建和奠定的一些伟大和美好的儿童文学传统，正在一代代作家和出版家手中薪火相传。

“金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道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当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由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我曾经用弗罗斯特的这几句诗来形容自己的儿童文学之路。其实，儿童文学也并非一条人迹稀少的小路。世界上也没有渺小的体裁，而只有渺

小的作家。借用一句伟人的话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是将会默默地、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还是回到江南青青的楠竹林里。在春天的楠竹林里徜徉，我也想到了中国一代代儿童文学家们的美好情怀：他们和四季的风霜雨雪一起，和一簇簇散发着药香的野菊花一起，和那些临冬的苦荞一起，和一道道永远流淌不尽的山泉一起，在各自的山坡和深谷间，以群体的追求、探索和进取之心，向着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和人间，呈现着生命的欢乐、清新与美丽，呈现着对这份事业的忠诚、依恋和守护，不离不弃，无怨无悔。而透过早春三月楠竹林里的爆笋奇观，我还发现了一个来自泥土和自然的生命秘密：成熟的笋与竹，都将是金色的。

是为总序。

2014年早春时节，写于东湖畔

目录

CONTENTS

- 
- 怪老头儿 1
 - 我的“代表” 10
 - 炸糕和滑翔机 27
 - 我最要好的朋友 42
 - 钓鱼奇遇 55
 - 海外异国志 94
 - 门神 105
 - 《门神》续篇 118
 - 爸爸就是爸爸 135
 - 变耗子始末记 152
 - 神秘的眼睛 194
 - 铁头的话 210



怪老头儿

我叫赵新新，也叫铁头，念五年级。你们要是读过《铁头飞侠传》，准认识我。不过，那本书读不读都没关系。如果你肚子疼，就是把那本书从头到尾念三遍，肚子照样儿疼。我现在讲的故事就不同啦，说不定你听了我的肚子疼是怎么治好的，也能学会治肚子疼。

那天下午我又肚子疼了，疼得直“哎哟”。吴老师说：“赵新新你回家吧，让李明送送你！”

就凭大侠铁头，肚子疼还得让人家送？我自己上了无轨电车。

电车里很挤。一个挺瘦、挺矮的老爷爷站在我身旁，使劲儿摇晃。他要扶上头的扶手，伸伸胳膊，够不着。他要扶椅背，椅背上已经有好几只手了。看老爷爷又咳嗽又喘，我对椅子上坐着的大哥哥说：“大哥哥，你让老爷爷坐坐，好吗？老爷爷年纪大……”

那个大哥哥斜了我一眼说：“凭什么？我也买票了，瞧见



了没有？一块！想坐也成，让你爷爷给我一块钱！——我原本坐着，要是站着，就得付出力气，付出劳动。付出劳动就应该给报酬，对不对？”

我兜儿里正好有一块钱，是打算给飞侠——就是我那只大猫买虾皮的。我一咬牙，把一块钱掏出来，给了那个大哥哥。

老爷爷坐下了，喘着气，嗓子眼儿还吱儿吱儿直响。老爷爷扭过头来说：“其实应该你坐，你肚子疼。”

上了车，我肚子好多了，既没“哎哟”，也没弯腰，他怎么知道我肚子疼？我觉得很奇怪：“您怎么知道我肚子疼？”

“那你怎么知道我年纪大？”

两回事嘛！短发谢了顶，满嘴巴的胡楂子花白，脸跟核桃皮似的，怎么会看不出年纪大？

可是我没说话。没准儿老头儿不乐意人家说他年纪大。

到站了，我下了车。车立刻开走了。我向坐在车里的老爷爷招招手说：“再见！”

瘦老爷爷在窗口里朝我点点头，好像也说了句“再见”。

我走了几步，一抬头，看见那个瘦老爷爷站在前头等我。我吓了一跳：车明明开走了嘛！我口吃地说：“您……您是怎么下来的？”

“一迈腿就下来了。”瘦老爷爷说，“你干吗老是大惊小



怪老头儿

怪？你下车的时候不迈腿呀？不迈腿下得来吗？”

跟他讲不清楚。我只好说：“老爷爷有事吗？”

他说：“我不叫‘老爷爷’，我叫‘怪老头儿’。你叫我‘怪老头儿’就成了。”

我说：“那多没礼貌啊！”

他说：“这跟礼貌没关系。好比你叫赵新新，我叫你赵新新，有什么不礼貌的？”

知道我肚子疼，还“一迈腿”就下来了，还知道我叫赵新新，怪透了！“怪老头儿”这名字对他挺合适。

“是这么着，”怪老头儿说，“除了脑袋长得大了点儿，小脖子细了点儿，你这孩子还算不错！你跟我到家去，我满足你一个愿望。比方说，你想不想要一个带磁铁的新文具盒？再比方说，你至少应该要一包虾皮吧？不然，你回去拿什么给飞侠拌饭吃？”

他什么都知道，真是奇怪！不过，这回我听明白他的话了。我说：“帮您找个座儿，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什么都不要！”

怪老头儿说：“不一定要什么东西。我是说‘满足你一个愿望’。什么愿望都可以，比方说，你想不想长出一对翅膀来，满天飞？”

这一句话可把我吸引住了。真能长出一对翅膀来，该有



多美！我一定飞得高高的，让城里那些大楼看上去像积木一样……

可是我的肚子又疼起来了，疼得我直想蹲下。正飞在半天空，肚子这么一疼，那还不一头栽下来，把我摔成肉饼？眼下要说有愿望，那就是让我的肚子别再疼。

“我给你治好肚子怎么样？”怪老头儿说，“你这肚子是怎么回事？”

“大夫说，因为不讲卫生，肚子里有蛔虫。我吃了好些药，那种粉红色的，像个小窝头，甜的。还有白药片儿，还有黄药面儿……总共吃了好几斤，虫子就是不愿意出来，老在肚子里闹。后来肚子再怎么疼，我妈也不让吃药了，怕……”

“伸出舌头来让我瞧瞧！”

我就伸出舌头来。

“说‘啊’！”

我就说：“啊！”

“没错儿，”怪老头儿点点头说，“肚子里有虫子，还不少呢。跟我来吧！”

我跟着怪老头儿走，一边说：“您可别给我吃药了，我妈说，再吃，就该把我毒死了！”

怪老头儿说：“给人家吃药算什么本事呀？我用特别疗



怪老头儿

法！”

原来怪老头儿住的地方离我们家挺近。他指着那边一座小平房说：“这就是我家！”

我看了一眼，忽然有点儿糊涂。小平房在路旁一块空地上，靠着两棵大杨树。昨天下午放学，我还在这儿爬树来着，这儿根本就没有这座房子！

“怎么不走啊？”怪老头儿转过脸来问我。

“这地方……这地方没房子！我天天上学从这儿过……”

“没房子，这是什么呀？”怪老头儿说。

“我是说，原先没有！”

“原先什么都没有。”他指指前头，“原先有那座大楼吗？原先有这条马路吗？”

跟这个老爷爷就是说不清楚。

怪老头儿说：“我今天早晨才搬来的，不行啊？”

“当然行。可是……连房子一起搬来的？”

“不搬不成啊！要在那地方修马路。我这个老头儿最听话，让我拆迁，我把房子叠巴叠巴就搬来了。”

“把房子叠起来？”

怪老头儿一边咳嗽一边说：“都把我气咳嗽了！跟你们小孩子说话真费劲。你们老师教你们，多累得慌啊，要叫我，才



不给你们当老师呢！跟我进屋，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怪老头儿走到小房子前头，从上衣兜儿里掏出一把钥匙，把门上的大铁锁打开，走进去。我也随后跟进去。

他关好门，走到一个紫红色的、很敦实的大方桌前，伸出一条胳膊说：“好好瞧着！”

说着，伸出手，往桌面上“啪”地一拍。

这一拍，桌子忽然垮下去，成了扁扁的一片，贴在地上。他弯下腰，跟揭一张纸似的把那片紫红色的东西揭起来，然后像叠一份旧报纸一样把桌子叠成一小块儿，揣进衣袋里。

我看傻了。他可满不在乎，又把那叠起来的纸掏出来，抖开，往地上一撂。还是那张方桌子，摆在原来的地方！

我愣了好半天，这才走上去，用手按按那张桌子，又用指头弹弹桌面。桌子纹丝不动，桌面当当响。

“多好的红木！”老头儿得意地说，“现在你到哪儿买这么好的八仙桌去！”

那么说，“把房子叠巴叠巴”，就是把房子也这么“啪”地一拍，拍成扁片片，叠起来……

“我常把房子叠起来揣在怀里，”怪老头儿说，“这么着，出门儿放心。”

还真是这样一回事！



怪老头儿

怪老头儿搬过一张小板凳，踩上去，把挂在房梁上的一个鸟笼子摘下来。那里头有两只漂亮的小鸟，正嘀溜嘀溜地唱着歌。

“你敢不敢吃鸟儿？”怪老头儿问我。

“吃鸟儿是野蛮的，”我说，“鸟儿对人类有益处。”

“有什么益处？”

“它们吃害虫！”

“关在笼子里，它们怎么吃害虫？我还得天天喂它们，怪麻烦的。你吃下去，让它们在肚子里消灭害虫多好！”

“活吃啊？”

“多明白呀！煮熟了吃，它们还能捉害虫吗？”

怪老头儿打开鸟笼上的小门，抓出一只鸟儿就往我嘴上送。我急了，想逃，可是怪老头儿放下鸟笼，一把揪住我的领子，硬把小鸟塞进我嘴里。我一喊，小鸟儿就下去了。

“你们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治病啊，打针哪什么的，都不乐意，都得硬逼着才干！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多麻烦。要叫我，才不给你们当爸爸妈妈呢！”

怪老头儿一边说，一边把第二只小鸟也弄进我肚子里去了。我吓坏了，呆呆地站在地上，觉得那两只小鸟在我肚子里飞。接下来我的肚子疼得更厉害，我“哎哟哎哟”地叫起来。